

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什么会变成走资派

湖北化学纤维厂工人理论组
武汉大学哲学系74级学员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毛主席这一指示，深刻地阐明了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永远朝着将来的大目标，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奋斗。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的、思想原则，使我们党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及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区别开来。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篇文章”，如果只做上篇，不做下篇，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而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今天，重温毛主席这一教导，对于我们进一步分析资产阶级民主派变为走资派的现实教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我们党在过去长时期内领导的革命运动，属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不仅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同盟军，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也参加了革命统一战线；再加以我们党是在“工农武装割据”的环境和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的包围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极端软弱性，没有力量建立起自己的强大政党。因此，许多具有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跑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寻找出路，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长期的革命锻炼中不断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逐步得到改造，能够跟上革命的前进步伐。但是，也有少数人，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而又不肯接受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没有发生变化，在民主革命时期，就经常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同党发生分歧，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更是格格不入，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们反对革资产阶级的命，特别反对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什么会变成走资派呢？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他们顽固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顽固地坚持要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党、改造社会，代表资产阶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当前我们正在揭发批判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一个典型。下面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进行一些剖析，以进一步弄清曾经是革命同路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变为今日的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对象，这决非偶然失足，而是他们的阶级本质在革命进程中的必然暴露。

首先，在对待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问题上，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曾经赞成和

参加过对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所有制的变革，但是他们的目的不过是“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他们不赞成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不赞成消灭私有制。全国解放初期，刘少奇一伙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就是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这种愿望，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要求。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本来是资产阶级全部世界观的政治灵魂。当革命一触到私有制，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就本能地跳了出来。邓小平解放初期就曾经追随刘少奇鼓吹发展富农经济，他叫嚷什么“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流出点富农经济来好”。他们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肆攻击，刮起一阵所谓“合作化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并凭借手中的权力，竟在不到两个月内就在全中国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为了揭露他们的反动本质，毛主席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到一九五九年，一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彭德怀，又刮起右倾机会主义妖风，疯狂攻击人民公社“办糟了”，再一次暴露了党内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所有制关系的不断变革，只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党派。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仍然梦想复辟私有制。他们利用我国暂时经济困难时期，放肆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邓小平乘机抛出他的“白猫黑猫”论，叫嚷“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妄图把集体所有制倒退为个体所有制。他们更利用我国公有制基础还不稳固，曾依靠手中的权力，放肆推行修正主义的一套，妄图用所谓“一长制”、“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等来逐步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林彪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邓小平继承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衣钵，在“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名义下，妄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把苏修黑样板移植到中国来。

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还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他们为了维护和复辟私有制，一贯反对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拚命地维护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把知识私有、个人奋斗、白专道路等等，当做神物，树为旗帜，只许放毒，不许批判，生怕这些资本主义的宝贝在中国绝了种。

事实表明，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由于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必然由反对变革私有制到妄图复辟私有制。这就是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堕落为走资派所经历的道路。邓小平正是一个典型。

其次，在对待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资产阶级民主派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认为资产阶级法权是天经地义的，不能改变的；他们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极为反感，总想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强化和扩大。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世界观，尤其是他们自觉坚持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决定了他们必然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毕生追求的所谓“自由”、“平等”之类的社会理想，只不过是私有制为基础、以等级制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充分体现。在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平等观，曾经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他们也正是用

自己的平等观来混淆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纲领而部分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混入共产党，成为党的同路人。当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坚持继续革命的广大工人、贫下中农看来，这是旧社会的“遗毒”，是我们的“痼疾”，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缩小，并创造条件逐步加以消灭。而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这种在“平等”的外衣下掩盖着实际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正是他们的“宝贝”，是他们衷心喜爱的新社会的立法原则。他们入股分红的入党动机，正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由于他们从民主革命的胜利中所取得的法权地位而得到一定满足；他们坚持资产阶级的平等观，认为按资产阶级法权来分等级，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特别是当了“大官”就有好房子、小汽车、高薪水，还有服务员等等，简直是天经地义，公平合理，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要求巩固和加强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当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共产主义因素不断生长，必然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冲击和限制时，他们感到不可理解，不能容忍，必然跳出来充当资产阶级法权的辩护士和卫道士。如邓小平就一再狂热地鼓吹什么“走向共产主义就靠物质刺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绝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说来说去，无非是想利用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条件。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内资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来搞复辟活动的企图，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一方面，他们企图利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法权，在他们所掌权的部门，以按劳分配作幌子，实行按“权力资本”的大小进行分配，借以取得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权，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内容，从而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另一方面，他们企图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的情况，大刮“资产风”，走后门，拉关系，把法权思想、等级观念以及商品交换原则等，任其侵蚀到党内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来，以至他们所掌权的部门，可以把职权变为特权，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乃至作威作福，称王称霸，在不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复辟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从事复辟活动的基础，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变为走资派的一个重要桥梁。

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遗毒”；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所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则是共产主义的萌芽。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直接对立面，它们的出现，宣判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必然衰亡，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最有力的限制和冲击。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法权及各种旧的“痕迹”，必然会特别仇恨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他们把自己局限在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的框子里，对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看着不顺眼，想着不顺心，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母体中孕育着共产主义因素的新生事物，更是疯狂反对，总是力图加以扼杀。这是因为，他们本能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产阶级法权，是最大的挑战，是致命的威胁。资产阶级民主派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所表现的厌恶、恐惧和仇恨，更加充分地表明他们妄图扼杀“生长着的共产主义”，目的在于拚命维护“衰亡着的资本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堕落成为走资派，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狂。

再次，在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问题上，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民主革命时期似曾参

加过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过革命群众运动。但由于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工农群众的解放利益，而是希图利用和控制工农群众的力量来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这种根本立场，决定了他们害怕工农群众的充分发动会超出他们预定的框框。因而，他们对民主革命进程中群众斗争的暴风骤雨，也常常是恐惧多于赞同，总在那里指手划脚，评头品足。当他们一旦从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上了台，掌握了权，他们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反对和压制工农群众自求解放的革命运动。

列宁教导我们：“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建国二十多年来，党领导下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断地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显示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巨大威力。可是，社会主义时期这种生气勃勃的革命群众运动，却一贯遭到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责难和攻击。他们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什么“急躁冒进”，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什么“空想”、“狂热”。他们的攻击手法千篇一律，总是把群众运动中已被克服和正在克服的某些缺点，拿来加以尽量夸大，颠倒主流和支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把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诬蔑为“乱”、“糟”、“偏”，充分暴露了他们的世界观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对于以整党内走资派为重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更是痛心疾首，疯狂反对，既派大量工作组实行残酷镇压于前，又刮右倾翻案风实行反攻倒算于后。邓小平所狂叫的要派出“消防队”和组织“还乡团”，正是以螳臂挡车的猖狂表演，来证明他是自觉地把自已摆在亿万革命群众所掀起的革命运动的对立面，终于堕落成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和唯心史观，使一切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堕落为走资派的“大人物”，总是把自己看作“救世主”，把工农群众视为“群氓”。他们信奉的是“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的反动教条，醉心的是所谓“帝王将相的智慧”，欣赏的是“一言堂”、“一长制”、“专家治厂”、“教授治校”之类的资产阶级常规。如邓小平一伙，挥舞起“整顿”的大棒，妄图全面复辟的正是一整套对广大工农群众实行“管、卡、压”的修正主义制度。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群众运动的深入和扩大，他们仇视工农、镇压群众运动的狰狞面目终于暴露无遗。

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还主要是跟在运动的后头指手划脚，妄加批评；那末，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只能站在革命群众的对面张牙舞爪，进行绝望的反扑。因为他们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成为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群众运动的主要冲击对象，受到检验而现出原形。彭德怀、邓小平之流，无不由于猖狂反对革命群众运动而“把自己的灵魂枭首通衢”，证明自己由资产阶级民主派终于变成了走资派。历史的经验就是如此。

最后，在对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曾经赞同过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尽管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得十分软弱、动摇和不彻底，但毕竟被革命洪流卷进了这场斗争中，某些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对革命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民主革命胜利了，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

了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逐步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既不能接受，也不能理解，他们“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因为这种阶级斗争所必然导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关系。不甘心灭亡的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熄灭这种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全国解放后，党内资产阶级就妄图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财产”之类的口号来蛊惑人心，熄灭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和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伟大斗争。一九五六年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邓小平追随刘少奇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用以掩护资产阶级右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猖狂进攻。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时曾放肆鼓吹新闻自由、学术自由、文艺自由等等，成为右派向党进攻的同盟军，妄图在上层建筑领域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们又用“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之类的奇谈怪论来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借以熄灭无产阶级反对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斗争。现在，邓小平又以折中主义手法，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兜售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迷魂汤，公开叫喊：“阶级斗争不能天天讲，哪里有那么多的阶级斗争”，以此来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掩盖他们向无产阶级的反攻倒算和篡权复辟的狂妄野心。

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不过是党内资产阶级反动倾向的恶性发展。他们既要搞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又要掩盖自己本来的阶级面貌，因而必然要继承新老修正主义的衣钵，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及与之相配合的唯生产力论等等，来同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相对抗。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妄图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扑灭无产阶级反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变为走资派的共同思想特征。

以上几点是相互联系的。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而力图维护私有制，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而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为了掩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特别是为了掩护党内的走资派而有意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切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从他们所固有的立场和世界观出发，在这些问题上势必滚到走资派的泥坑中去而不能自拔。

我们可以从这种历史现象中得出有益的教训，这就是：一方面，剖析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划清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界限，可以帮助我们从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上，进一步认清一些走资派是怎样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演变而来的，从而识别他们的反动面貌和活动特点，同他们进行有效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要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为走资派的过程中，认识到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在当前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入领会毛主席最近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在继续革命的万里征途上朝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奋勇前进！